

周天籟
著

亭子间
嫂嫂

下



亭子间里，看遍上海众生百态；
风尘悲情，说尽世间人情冷暖。



岳麓書社

亭子间
嫂嫂

下

周天籟

著



岳麓書社·长沙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亭子间嫂嫂/周天籁著. —长沙:岳麓书社,2014.6

ISBN 978-7-80761-842-3

I. ①亭... II. ①周...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57132 号

TINGZIJIAN SAOSAO

亭子间嫂嫂

作者:周天籁

责任编辑:曾倩 蒋浩 彭天仪 龚昊 朱艳红

封面设计:山和水工作室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直销电话:0731—88804152 88885616

邮编:410006

岳麓书社网址:www.yueluhistory.com

岳麓书社天猫网:http://lzfts.tmall.com

201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630×940 1/16

印张:64.25

字数:986 千字

印数:1—6 000

ISBN 978-7-80761-842-3/I·1169

定价:75.00 元

承印: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

电话:0731—88884129

作者简介：

周天籁，安徽休宁县临溪镇人。
海派文学的重要作家之一，被称为
“最能代表上海风情的作家”，用上
海闲话写上海市民生活的海派大师。
曾任《导报》编辑，后又在《大风报》
《风报》《辛报》等任总编辑。

亭子间嫂嫂新传

卷 前

在下前撰“亭子间嫂嫂”传记，到收场结果是写到顾秀珍（即亭子间嫂嫂）落泊而死，并且死得非常的惨，给普善山庄去车收殓，这时候她昔日的恩客邵茜萍，事前早已到了香港，并没有知道顾秀珍的景况日非，一天不如一天，结果糟到如此地步。所以茜萍在香港，对她还是念念不忘，预备叫她到香港去小住，特汇了五百元到上海叫她买了船票，马上动身，哪里料到在顾秀珍苦不堪言，又怀了八个多月的身孕，甚至到卖山芋摊上讨了一包上面全是烂泥的山芋皮来充饥的日子里，茜萍不把钱汇来接济她，反在她一瞑不视，双脚毕挺了之后，才汇来这笔款子，这实在是人间一大缺憾，这也可说是顾秀珍无福享受这笔钱财。假使这笔款子早到，众料秀珍决不致惨死，不是将这笔钱来替她打针急救，也许能够挽回她的性命。所以她的死在经济压迫之下，一半也是死在她的脾气过于骄傲了些，生前她最红的当口，恩客确实不少，上海尽有许多知名之士，明里暗里都同她有来往，那末到了这穷苦不堪时候，作将伯之呼，未尝没有人来接济她，只是她不愿意，她宁可苦，宁可一人关了房门吞山芋皮，她知道自己的生命不久人世了，什么都不想，一切都绝望了，于是益发自暴自弃，仿佛在那里等死。终于肚里一块肉生产了下地，在产科医院四等病房里更得了产后之症，出院住到她寄娘处，以致下身缝合地方（因为难产，婴孩下地，子宫口绷碎），突然梅毒发作，溃烂不可收拾。这样只不过几天的病，就一命呜呼了，一代美人，就此香消玉殒。当她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已是上半夜，待在下第二天赶去望她的病，连她的遗体也给普善山庄车去了。在下同她再二年多的邻舍之谊，平日感情非常的融洽，赛过一家人一式一样，现在看她如此惨死，而且连最后一面都不想得，也就悲痛万分，为了她有下好多天没有执笔写过一篇文章，悲痛之深也就可以想见。后来我把邵茜萍汇来这笔款子，重又购棺替她厚殓，

笔笔记有细帐，公布在那篇正传里面，事体一切都过去了，不必再谈，现在为什么又来写这篇新传？要知道上海的事情，真是层出不穷，在下住的隔壁这间亭子间，原是顾秀珍的香闺，二房东知道她死了之后，马上贴出召租条子，不想当天就有一个单身女郎来承租，不计价钿，贵足贵都要，二房东心狠，就讨她七十元一月的租金，这单身女郎没有第二句话，立刻付下定洋，说是再隔一天进屋，家具明天就搬进来的。待女的走后，二房东太太跑到我住的亭子间里来，鬼鬼祟祟笑道：

“朱先生，上海滩上自有这奇怪的事，顾秀珍死了，今天来租的又是一个单身女人，我轧出她苗头，又还不是跑公司的货色，你相信不相信？”

当时我得到二房东太太这个消息，真可说甜酸苦辣一齐投奔心头而来。想起顾秀珍惨死没有几天，真所谓骨肉未寒，难道又有一个同类操皮肉生涯的女子，住到这间亭子间里来做刀头鬼吗？同时二房东太太告诉我：说这个女人生得很不错，不逊色于顾秀珍，面貌姣好，身体也很苗条，一张嘴巴生得怪小巧玲珑，长短仿佛秀珍，头上梳个横爱司，身穿元色湖绉丝棉旗袍，有毛的翻口毡鞋，总之人是很登样的。

次日一清早我没有起床，只听见隔壁亭子间里一男一女的声音，待我九点钟起床，开出房门到隔壁张张，一男一女又走了，我心里很奇怪，觉得这个男人的声音，非常相熟，却一时记忆不起，可是隔不了一会，糊壁阿王带了二个小鬼上楼来，一会又下去，二个小鬼“杭唷杭唷”扛了一张两脚扶梯来，糊壁阿王却拎了一桶薄凌凌浆糊，还有一只手挟了十几卷糊壁花纸，这分明亭子间里要装饰一番了。

这时候糊壁阿王看见我，忽然招呼了我一声，我方始记起刚才早晨隔壁一男一女的声音，男的是糊壁阿王谈话，其实我同阿王向来认得，难怪我躺在床上听见声音很相熟。便对阿王笑道：

“什么，你替隔壁糊房间吗？我们好久不见了。”

“朱先生，为什么长远不到我们店里去白相？近来你很好？”阿王把一卷一卷糊壁的花纸放在地上对我道：“是啊，这个亭子间又要刷新一番，近来花纸飞涨，比布还贵，这一间糊一糊要三百块钱，我们利息还是很薄，没有什么好处。”

我一时好奇心起来，悄悄问道：“阿王，阿王，你同这位住进来的女房客相熟吗？”

阿王老三老四道：“怎么会不认得，从前一向在生意浪，她姓樊，叫梨花，打仗之后本家把房间收歇了，便一个人私做做，不悬牌，不捐照会，开销又省，这一二年来积了几个钱。你不认得她吗？”

“樊……梨……花，名字倒很熟，本人倒没有见过。”

“你见了一定会认得，她……她本来同这里顾秀珍是小姊妹淘，从前不是这里也常来的。”阿王一边说着一边吩咐二个小鬼如何糊法，指指点点的，一会两手又简了起来。

我告诉阿王道：“你可知道住在这亭子间里的顾秀珍死了？”

阿王毫不放在心上道：“知道，知道，我怎么会不知道。”

“咦，你的消息好不灵通的？”我搔搔头皮奇怪起来。

糊壁阿王道：“这消息也是樊梨花告诉我的。”

“那末樊梨花这几天没有来过，她怎会知道？”我更加奇怪起来。

糊壁阿王对我楞了楞道：“朱先生，这实在不仔细，我知道顾秀珍跷辫子，是樊梨花告诉我的。我想：她们小姊妹道里的事，安有不晓得道理。”正说着，只见那二个小鬼糊着壁，一个爬在两脚扶梯上，一个伏在地上刷浆面，不料那个爬在梯子上的，一下不留意，几乎脱脚一个筋斗扞下，害得阿王冷汗一凜，开口就把那个小鬼一阵骂道：“小赤佬，关照你当心当心，这张两脚扶梯本来不大牢靠，跌下来送死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。”下面一个刷浆面的小鬼，仰起头来大笑，原来这二个小鬼，一个吃你豆腐，一个以为吃我豆腐，我也吃你豆腐。下面一个把浆水挥上去，上面一个对他哼鼻涕，以致一个不留意几乎打梯上筋斗翻下来，当时我站在房门口同阿王谈天，亲眼目睹，忍不住好笑，阿王光火骂人，我也回到自己房间里来了。

下午隔壁亭子间，纸糊好了，又有一个小丫头来拖地板，我好奇心放下笔杆走过去看看，这个小丫头我并不认得，打算问她这位进来的是你什么人，想想又没有问，一直到傍晚时候才听见二个苦力的声音，原来把床，衣橱，柜子，矮凳，马桶，衣箱，铺盖，这些东西搬进来了，我不得不观光一番，立刻搁下了笔，站到房门口，手靠着栏杆上张看，这无异看新娘娘的嫁妆到门了一样的心理，所以倍觉有趣。

果然一个曼妙的女人在苦力中间忙着指点，这件木器如何安置，这张床如何的搭法，我想这恐怕就是樊梨花了，仔细一看，脚上穿的有毛的毡鞋，可是头上横爱司发髻改了二条辫子了，衣服也换过了，

昨天二房东太太告诉我的，一定是她，如果不是她，为什么这二个苦力由她吩咐。我对了搬进来的木器家具，作一个表面上的观察，家具都比顾秀珍的挺括，橱是红木的，桌，矮凳，梳妆台都是红木的，那个立体衣架也是红木的，那张床是克罗米的，雪白光亮，可以照得出人影子，皮箱是黑漆的，一面绘有金花麒麟送子的图画，二个小孩子手里举起二枝如意，这大致还是从前的老实货，现在不大多见了。

我观察了一番回到自己房里，心上一想，这个女人如果是樊梨花，而是顾秀珍的小姊妹淘，那我根本没有同她见过一面，秀珍平日也没有在我面前提起有这个姊妹，这倒是桩奇怪事情了。

“冬！冬冬冬！”隔壁板上忽然有榔头敲钉子声音，跟着我房间里也震动起来，我冷不防吓了一跳，这一定是隔壁悬镜架，悬照片的东西。一直闹到五六点钟，才料理布置完毕，我正在看夜报时候，忽然我的房门有人推开进来，回过头去一看，原来就是隔壁那个女人，她站在房门口不走进来，只对我点点头笑嘻嘻道：“朱先生，你认得我吗？”

我急忙放下报纸，心里一个诧异，走过去犹疑道：“……倒有点记不起了，你怎么知道我姓朱？”

“朱先生，你的记忆力这样坏呀，我这里从前也来过的，我同顾秀珍是小姊妹淘，可是我今年一年里没有来过，去年来过几次，也许你忘记了，我怎么会知道你先生姓朱，这是顾秀珍告诉我，她说你这个人非常的好，我一常把你印在脑筋里，没有忘记……”

“嘎，对了，你是顾秀珍的小姊妹淘，请问尊姓？”

“我姓樊，小名叫梨花。朱先生，你一常住在这里没有搬场，真想不到我现在会来同你做邻舍，听说顾秀珍死得很可怜，你朱先生为了她也化了一番心血，用了不少的钱，嘎，一个人活在世上实在没有意思，人在一切都在，人亡一切都无……”

我说：“樊小姐，顾秀珍的死，这消息你从何听来的？”

“今年就同她比较疏远了，我本来不知道，那一天她的寄娘，也就是我的寄娘，特为来告诉我，说是秀珍毛病沉重，恐怕要老调。——可是寄娘如何会来告诉我呢，因为我托过寄娘替我留意房子，想租一间地段中心的亭子间，却看来看去中意的没有，因为我现在乡下出来，耽搁人家，家具分寄在别人家屋里，不方便极了，寄娘心意，以为顾

秀珍老调，攒倒下来的话，这个亭子间空了，后来隔不上二天秀珍真的老调了，我便赶来租下这房子，朱先生，你知道了吧。”

“原来你们都相熟的。”我笑了笑道：“樊小姐这里你一人住还是二人住？”

樊梨花忍不住笑了起来说：“一个人，我一个人住，我又没有男人，清清爽爽的。朱先生，以后要你照应照应我哩，待我要同顾秀珍从前一样，可是要来麻烦你，我心里总归有数是了。”说着退了出去道：“朱先生，明朝会吧，我明朝正式进屋，今夜你替我当心了，房门是销了的。”

樊梨花走了后，我夹出她的苗头，正如二房东太太心里一样，一定又是个私娼，单一个女人住一间房，又是同顾秀珍生前是小姊妹淘，又是同一个寄娘，并且从糊壁阿王嘴里听来，她本来也是个生意浪出身，集纳各方面的观察，一决无疑是个私娼，可是跑公司不跑公司却不得而知。

可是晚上七八点钟时候，就有二个男子同时上楼找她，“篷篷篷”乱敲着她的房门。

这二个陌生客人，嘻嘻哈哈，一吹一唱的敲着隔壁亭子间的房门，敲了一会，见没有人开门，一会又下楼去了，我一时好奇心的，随接赶出来朝楼梯栏杆下面望望，看看我会认得不认得，也许顾秀珍的客人，刚正张了张，那二个家伙站在半楼梯回过头来对我望了望，问道：“请问这里有个亭子间嫂嫂，她出去了是吗？”

我说：“你找她有什么事？这里亭子间嫂嫂有二个，一个已经死了，一个还不曾搬进屋。”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二个家伙笑得前仰后合道，“我昨天还碰见她的，怎么会已经死了的。”

“那末她还不曾搬进屋，本人今天已经来过了。你知道她姓什么的？”

“对对，本人没有进屋也许对的，我们昨天碰见她，说是住在这里，所以路过上来望望她。”

“有没有事？”我索性问问这二个家伙。

“没有事，没有事，明天再见。”这二个家伙一吹一唱，嘻嘻哈哈又下楼去了。

他们走后，我印象上突然记忆起顾秀珍在世时那个情形，也是这一批客人川流不息的上上下下，一天到晚够热闹的，现在这个樊梨花人还没有进屋，便有人来找她，可想而知又是一个外面很有交际的女人，大致男朋友上门来找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在外面就可想而知不会循规蹈矩，何怪是个私娼了。

这一夜我失眠了一夜，心中思潮不定的，冬天快要完结了，接上就是春天，我已经三年没有返里省亲，一开了年还是离开上海，作回乡之计呢，还是依然滞留上海？这个问题一时难以解决，我实在可怕，我只怕隔壁这个新住进来的女人又不要给予我一种性烦闷的诱惑，过去顾秀珍，我因为没有娶她，同她同居，以致给她遭到如此结果，不要这个樊梨花同样又给她走上这条路，那我还不如赶快返里为得，免得眼睛里看见的如此伤心事情，可望不可及，多么的痛苦，想到结果是这样一个计划，决计随机而行。

第二天我正埋头工作时候，楼梯上又是一片声音，这分明是隔壁的人进屋了，果然隔壁亭子间里一片女人声音，樊梨花也在里面，还有几个女人大致是来看看这间新房的，只听得樊梨花道：

“你们大家随便请坐，这里地方虽然小。我贪图他一些什么呢，好得地段中心，进出便利，顾秀珍生前也有一批客人，都没有知道她死。所以他们还要上门来的，我不是把他们接下来了吗？我是贪图这一点，所以一个亭子间，房金出到七十元，不嫌贵，我的眼光放得远哩。”

我听了隔壁樊梨花这样的说法，心里别的一跳了起来，原来这个女人是个投机分子，她知道顾秀珍死了，生前有一批客人，她就住到这里来，占住了这个地盘，预备接这一批客人的生意，计划果然不错，值得佩服，用心果然长，眼光也果然放得远，所以不惜牺牲，宁可花七十元住一个亭子间。

我无意中又听见其他同来的几个女客人的声音，说道：“顾秀珍阿就是从前跑公司的那个阿姊，哎呀，她的生意邪气的好，也蛮有名气的。据说她公司里带来的客人，没有一个夜厢不交得爽爽快快的，都是上等好客人，后来有过一个时期嫁人去了，后来又脱离了回来，我也弄不大清楚。”

樊梨花道：“蛮对，蛮对，就是这个阿姊，不是她现在死了，生前确实有一批客人，而且其中有几个我都认得的，我有本领把他接下

来，要晓得现在做着一个小熟客真是困难，完全靠生客也是困难的，这次我出来做做，无非也是为了生计，在上海生活这样高贵，真是僵局。不出来做，又是一无生路。”

另外一个女客人道：“当然还是出来做做的好，幸而只你一个人，娘姨不用，开销究竟节省，而且现在夜厢价钿也提高了，抱定宗旨便宜宁可不做，像阿姊这付台型，至少至少五十洋钿一个夜厢起码货，这是闭了眼睛随便做做。”

于是亭子间里一片嘻嘻哈哈笑声，樊梨花插在中间一阵痴笑道：“阿姨，阿姨，别再说下去了，承蒙你阿姨的金口，以后我的生意发达，我决不会忘记你阿姨的，心里有数是了。”

她们这一批女客人的谈话，一直谈了有二个钟头，方才下楼而去，樊梨花送了她们下楼，回上来，手指敲敲板壁：

“笃笃笃，笃笃笃。”

我一想这分明是喊我的记号，我不回答她，拿枝笔杆也在壁板上“笃笃笃笃”敲了几记。

隔壁樊梨花有笑声了，叫道：“朱先生，你没有出去吗？我故意敲敲，试探试探你出去没有？”

“樊小姐，我没有出去，今天你进屋了吗？”

“朱先生，你总听见的吧，刚刚许多女客人上来，都是送我进屋来的，她们都去了。朱先生，今天你到我家里吃午饭，不用客气。”

“这怎么可以，我没有请你吃饭，反而吃你的？”

“亲眷，朋友，小姊妹送我许多面，馒头糕，小菜，交交关关，一人是万万吃不完的，你来帮我销去点吧。”樊梨花说着便跑过来推开我的房门道：“朱先生，你放一放笔，过去看看，真的不骗你，吃局堆满了一台子全是，不吃要坏的，来来，你放了笔过来。”

我正在房间里写一篇报上特约的时评稿子，给樊梨花这样一顿促，逼我过去看看许多许多吃局，也就没有心绪再写下去，把手里的笔一搁，跟了她到隔壁亭子间里去。

樊梨花打前回到房里，一边笑道：“朱先生，来来，进来请坐一歇，我这里家具放得多了，地方因此小而挤了起来，你看比从前是小得多了。”

我到她房间里四边看看，很清洁，壁上糊了花纸，光线也好了，

又加了这一房间红木家具，顿然漂亮起来，比顾秀珍住的时候，完全改变一番面目，只可惜挤了一些，东西太多的缘故。我顾而笑道：“上海原是寸金地，到处都是一样，不错，东西不免太多了一些，好像狭小了。”

“朱先生，可是一样都省不来的，这衣橱，这五屉橱，这梳妆台，这台子，这衣架……”樊梨花指指点点的：“从前顾秀珍没有这衣橱，没有这衣架，没有这大的梳妆台，所以地方宽大起来了。”

我看见那张克罗米雪亮柱子上可以照得出人影子的床，这分明是双人床，有些含蓄的笑道：“这张床未免嫌大了一些，派派你一个人，用不到睡这一张大床，小上一尺或半尺，房间又要见宽得多。”

“朱先生，这张床我不是现在买的，买了已经三四年了，我现在去买，决不会买这张大床，你还不知道呢。”樊梨花说着又指点我看，台子上全是馒头，定生糕，蹄子肉，她说：“你看，你总要替我分销去一些，叫我三天三夜都吃不完，今朝你在我这里吃午饭，我落面给你吃，晚上你在我这里吃馒头，吃糕，早些蒸蒸好。”

“太多了，就是我同你两个人恐怕也销不完，何不送一些给二房东，前楼，后楼，厢房，大家发发，也可趁此机会认识认识，联络联络。”

“我分发过了，老早就分发过了，每家分送十二只馒头，十二只定生糕，不分送去一些，这台子上真也放不下，你看那篮里是面，足有靠十斤。”

我觉得这新住进来的亭子间嫂嫂，自有一种描摹不出的热情，会对我一些不拘束，待我自家人一样，也一些不避嫌疑，我们真可说得上一句相逢偏相识，一见如故的样子，心里很觉奇怪，这中间有些不可思议，我看见她这漂亮的脸蛋，想起顾秀珍不觉为之神往。

这时候我坐在她房间里椅子上，她倒了一杯茶，授了我一枝前门牌卷烟，她把那个全新白铜烟缸，那个全新吸烟打火机，放在我台面面前，这二样东西很可爱，想也她很会买东西，而且非常的考究。我笑说：“樊小姐，我有句话打算问你，以后我称呼你还是樊小姐呢，还是樊女士，还是……”

樊梨花莞尔笑了起来：“你从前称呼顾秀珍什么的？”

“我叫她亭子间嫂嫂。”

“那末你现在也叫我亭子间嫂嫂好了，什么樊小姐，女士都取消。”

我哈哈大笑道：“那末又是一个亭子间嫂嫂，这上面应该加一个新字，称呼你亭子间新嫂嫂，好不好？以示区别。”

“难听，难听得来，我不欢喜有个新字，你叫我亭子间嫂嫂吧，并且我还有许多话本要同你商量，今天晚上我自会告诉你。”樊梨花把围身一束。忙着生煤球炉子，说道：“朱先生，你坐一会，我马上生炉子下面给你吃。”

我看见樊梨花这样忙着，生炉子，落面，心里有点不好意思起来。听见她说：“本来有话同你商量，今天晚上告诉你。”我一想：不知她告诉我一些什么话，便问道：

“亭子间嫂嫂，你有什么话要同我商量，你说，你说。”

“朱先生，我想晚上你也有工夫了，我也把事体舒齐了，不是仔仔细细再同你商量，我现在还没有心绪呢。”

“那末不妨先同我说上一二句。”我呼了一口烟，对了她笑嘻嘻：“只要一二句，我就猜得到下文。”

樊梨花笑道：“不要，不要，准定晚上告诉你吧，你为什么这么性急的，现在叫我怎么说，一点心思也没有，一二句，叫我何处说起，准定晚上吧！”她把面倒到锅子里去。问我：“朱先生，你还是欢喜烂面，欢喜硬一点。”

“烂一点，烂一点，亭子间嫂嫂，你就告诉我一二句啰，还是关于我的事，还是关于你的事？”

樊梨花指指她自己笑道：“关于我的事，我的事。”

“那末还是金钱上来往呢，还是……”

“根本不同金钱上相干，朱先生，你放心，我不是顾秀珍要你金钱上来帮助我，我虽然是个没有钱的人，但决不会无端开口向人家借钱。”樊梨花边说边切着蹄子上的精肉做面上的交头，原来这只蹄子是烧熟的酱蹄，香味一阵一阵打鼻子里钻。

我忍不住笑道：“你放心，我决不会来向你借，何必说这话，我说是金钱上往来，并不是指你向我借钱，别误会。我是个穷书生，有钱没有钱你不是不知道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别说了，我到晚上自会来告诉你的，再请你耐一耐吧。”这时候面已经落好，下了一大锅，原来是一锅肉丝烂糊面，最配我胃口，顶顶欢喜就是这烂糊面。

面吃罢，我老实不客气，谢也没有谢，回到自己亭子间里来把那篇时评写好，一会工夫报馆茶房来取了去，于是又编了几页画，到三四点钟光景，樊梨花又送来一大碗面，说是给我吃点心的，这真不好意思，连忙站起身谢谢，待我吃到一半，发现面底下一大块蹄子肉，上店买买，至少二只洋，老大四方的一块，待我这样好，我更不好意思起来，马上走过去告诉她说：

“亭子间嫂嫂，这不能的，蹄子肉不能够我一个人吃。”

“朱先生，吃不完啰，我这里还有大半只呢，吃的东西你不用同我客气，我以后还有好多好多事情要麻烦你。”原来樊梨花也在那里埋了头吃面。我一想以后有好多事情麻烦我，难怪待我这样好，这样热心，可见天底下的人都在这里彼此利用着，那末我就给她利用一下吧。果真到了晚上她过来了，一本正经的……

樊梨花到了我房间里来。手上拥了一个热水袋，上面包了一块五彩丝的手帕，朝我床沿上一坐，一本正经的说道：“朱先生，你现在有工夫吗？”

“有工夫，有工夫，本来我晚上不写稿子，所以晚上完全是空的时候。”说着我授了一枝卷烟给她，又替她划上火柴。

“罪过，罪过，朱先生，要你划火柴。”

“亭子间嫂嫂，你有什么事同我商量，只须说，没有关系。”

只见她好像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一笑把头垂下去道：“朱先生，我实在有些不好意思开口……你会不会取笑我的？”

“这是什么话，你怎么会知道我取笑你，哈哈。”

于是樊梨花开始说下去道：“朱先生，我老实告诉你吧，原来我这次住到这里来，带一点冒牌性，同从前顾秀珍吃的这行饭是一个路道，她不是跑公司，跑屋顶花园的吗？我现在也预备同她一样，走的是一条路线。为什么可以吃的饭很多，何必定要吃下这碗饭？这中间有种种难言之苦，朱先生，你替我想想，过去我原是生意浪出身，因为打仗以后便收歇了，收歇之后，便寄住在一个小姊妹家里，这二年来只出无进，生活实在逼得走投无路，于是我不得不动动脑筋，便厚了脸跟了顾秀珍到公司里去跑跑，我苦的是没有一间房子，搭着客人也只有开旅馆，一年来总算顾秀珍的照顾，倒也给我一个人生活糊下去，你朱先生一定要可惜我，要问我，为什么一个年纪轻轻的女人吃

下这碗卖皮饭，其实一半是命里注定的，一半为生活逼迫出来的，因为我从小没有爷，五岁时候就押在一家姓王的人家做养女，十二岁又把我卖到生意浪，便一直在生意浪做大姊，到十六岁本家看我面孔生得还标致，又把我做了小先生，到十八岁自己铺房间，不料下一年就打仗了，生意终至逃得一个也没有，开销维持不下，只得收歇，朱先生，你替我想想，我是从小就苦命，到了长大根本没有进过学堂门，到现在一个字也不识，像我这样一个人，请教去吃碗什么饭才有资格，当然没有我的份，所以我细细想想，舍了吃下这碗饭之外是根本没有出路的。……现在我为什么要同你朱先生商量，就是以后要你多多照顾我一点，从前顾秀珍的客人，大半你都认得的。他们不来没有关系，如果来了，你应该替我介绍介绍，替我鼓吹鼓吹，拉拉场。在你只不过口头上一句话，我却得到莫大的帮助，如果有客人来找从前顾秀珍的，我不在家你替我告诉他们说顾秀珍是死了，现在有个新顾秀珍，有个新亭子间嫂嫂，人品比顾秀珍，都还不错，包你从前一批客人依然能够抓得牢，我所同你商量就是这一点，你能不能答应我？”

我抢着苦笑道：“这变做我是中间一个拉马的人了？况且……况且一天到夜我有我的事情，如何能够？我以为你还是雇一个接客娘姨的好……”

樊梨花笑道：“朱先生，我蛮明白你一天到夜没有工夫，你是一个忙人，我哪能不知趣把这种事情来麻烦你，可是你要知道，就是我走出去也不过片刻工夫就回来的，我只怕这片刻工夫里面万一有客人来找我，你一个不留意把我回头走了，假使我在屋里，当然我会出来接他，不同你相干，这是一桩，还有一桩，你在报纸上也要常常替我吹吹牛，过去你不是常常捧顾秀珍的吗？那末你现在也应该捧捧我。”

我抢着笑道：“报纸上捧捧你，不成问题，一定替你办到，假使叫我在客人面前说你怎么样好，怎么样好，实在有些难以开口，我不是拉皮条先生，也不是一个接客娘姨……我以为是好是坏，有目共赏，不用介绍，客人自会识货，你放心好了……”

正谈到这里楼梯上“冬冬冬”一阵皮鞋声，接上就是敲隔壁亭子间的门，并且敲得很急，樊梨花一怔，连忙奔了过去，朝那个客人上下打量了一下问道：“先生，你找谁呀？”

原来这敲房门的的就是亭子间嫂嫂的恩客邵茜萍，昨天方由香港返